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六　　宋　林駉　撰

階官沿革圖

本朝官階上係元豐制下係宋初制其政和大觀增改者別注在下又以祖宗舊官遷轉之法𠋫附于後

開府儀同三司使相

祖宗以節度使中書令節度使侍中節度使平章事待勲賢故老久次宰相罷職隨其舊職如節度使出

判大藩及召入未還相位而拜樞密者則加樞密使以易節度故通謂之使相正誤曰曹彬初以節度使為樞密使不罷旄鉞乃開寶九年二月事其年十月太宗即位二十七日加彬同平章事仍充樞密使即罷旄鉞此言以樞密事易節度即通謂使相蓋誤若謂樞密使加同平章事亦通謂之使相則可又不係召自大藩未還相位而為樞密使雖使中書叙位亦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下追改官制一用開府儀同三司換之時祖宗意以文潞公彥博任使相侍中曹郡王佾任使相中書令皆換開府為減恩數於是拜潞公太尉自司徒進位也

佾進封濟陽郡王

特進左右僕射

左右僕射為宰相官樞密參政止於六尚書若宰相官係吏部尚書即遷左僕射係兵部尚書即遷右僕射乃用特進換之時王安石獨改特進至政和後辭昂帶觀文學士任特進白時中以門下侍郎帶特進皆失舊制繼詔並改金紫光禄大夫今後非宰相不除

右二等為宰執

金紫光祿大夫 吏部尚書

元豐獨換吏部尚書者葢故事宰相初美罷不拘見帶六部侍郎或左右丞五尚書皆超進吏部尚書故以金紫易之若宰相官帶吏部尚書者多拜使相出鎮若平遷即加左僕射

銀青光祿大夫 户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五尚書

時宰相王珪任禮部侍郎平章事神宗以珪久不

進官因改官制換寄祿乃遷銀青光祿大夫〇光祿大夫元祐銀青光祿大夫分左右大觀以左銀青光祿大夫為銀青光祿大夫右銀青光祿大夫為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左右丞

〇宣奉大夫　正奉大夫元祐有左光祿大夫右光祿大夫大觀改左光祿大夫為宣奉大夫右光祿大夫為正奉大夫今所謂光祿大夫乃右銀青光祿大夫也

正議大夫吏部　戶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禮部　六侍郎

以正議大夫換六侍郎併作一等時論以宰執貪進

官作此蓋故事丞郎作四轉今乃改作兩轉耳

○通奉大夫元祐正議大夫分左右大觀以左正議大夫為正議大夫右正議大夫為通奉

大夫

通議大夫給事中　中書舍人

太中大夫左右諫議大夫

神宗以寄禄官等級減少遂以太中大夫為宰相官

故蔡確時任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换太中大夫

及拜相則依前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遂為定制

右宰執所轉官自通議以上無磨勘法自金紫光禄至太中為侍從以上加爵

元豐中自太中大夫至金紫止六階昔之尚書今為一官昔之六部侍郎今為一官是十官併為兩官矣左右丞左右諫議亦併四官為兩官其後增置通奉正奉宣奉大夫三階自太中以上惟宰執侍從得遷

中大夫 秘書監 殿中監

元豐三年偶闕任殿中監者故只著秘書監

神宗以太中大夫為宰相官故初除執政只授中大夫時翰林學士蒲宗孟王安禮為左右丞二公寄禄官皆未至大夫只除中大夫守之

○中奉大夫 元祐中散大夫分左右大觀以左中散為中奉大夫右中散為中散大夫

中散大夫 光禄卿 少府監

故事有出身人自太常少卿轉光禄卿無出身人自衛尉少卿轉將作監次轉衛尉卿自衛尉卿遷殿中

監無出身人減一轉為優

朝議大夫太常光祿衛尉司農四少卿左右司郎中

○奉直大夫元祐朝議大夫分左右大觀以左朝議大夫為朝議大夫以右朝議大夫為奉直大夫

奉直　朝議　中散　中奉　中大夫　五等為卿監以上加食邑少卿監等級最多一換之則清濁莫分舊制應兩制侍從官至左右司郎中當遷者左司轉左諫議右司轉右諫議其太常少卿若自吏部兵部司

封郎中轉到者遇特旨轉行亦遷右諫議大夫以別
歷任清要則是朝議轉太中也崇寧已前從官自朝
議直轉中大夫乃用元豐故事以中大夫為執政官
可比舊制太中大夫自增中奉大夫遂細轉乃由當
時執政不知典故爾至庶僚職方郎中轉光禄少卿
駕部郎中轉司農少卿次轉衛尉少卿皆為朝議其
太常少卿年勞敘遷及光禄少卿皆轉光禄卿若衛
尉少卿只轉少府監或將作監次遷衛尉卿則是有

出身者三遷至秘書監無出身者五遷至殿中監皆中大夫也今增置奉直中奉而有出身人不遷中奉奉直猶舊制也

朝請大夫吏部考功 兵部駕部 司封庫部郎中 職方謂之前行郎中 司勲

昔之吏兵司封三曹若翰林學士任即遷中書舍人自舍人遷禮部侍郎視他官遷五等蓋祖宗優詞臣如此侍從官任即遷左右司郎中次遷左右諫議館職以上任即遷太常少卿再遷光禄卿若任太常少

卿除侍從官徑遷諫議大夫兩制到此不轉卿監超
轉諫議止候朝議有闕方補朝議以七十員為額
朝散大夫戶部 司門 刑部 比部郎中 度支 都官 謂之中行郎中 金部 倉部
朝奉大夫禮部 屯田 工部 水部郎中 主客 膳部 謂之後行郎中
昔之吏戶禮三曹惟除郎中不除員外蓋侍從方遷
此官仍隔一資超轉
朝奉 朝散 朝請 三大夫為正郎
故事右名曹兵 刑 三部 工及司封司勲度支金部祠部主

客雖轉正郎亦不呼郎中只稱其曹名以辨其常詔也自改大夫更無別異自古大夫猶今之執政侍從也書所謂日宣三德者是焉曲禮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由此觀之豈宜換授庶僚耶在漢晉間只有光祿太中中散大夫為侍從官當論思獻納之任至隋唐增名作階已非所宜今乃易少卿監郎中是轉名器也

朝請郎 兵部 司封 駕部 司勲 職方 庫部員外郎謂之前行員外郎

朝散郎起居舍人　侍御史　刑部　都官度支　金部　司門　比部員外　謂之後行員外郎

右三等為員郎侍御史不與中行員外郎等殿中侍御史不與後行員外郎等故自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殿中遷侍御史此以特旨遷　此三等階未免混淆祖宗愛惜名器不以假人凡士之有德有才者有政事文學者隨其所長用之命其官以别之故狀元登第者初命官以將作監丞兩遷左司諫次轉起

居舍人兵部員外郎多官未及此以擢知制誥若左右司諫帶待制以上職遷吏部員外郎起居舍人帶待制以上職遷禮部郎中次轉吏部郎中次轉右諫議大夫若三人及第及制科歷一任回即除館職并任官職人官自太常博士遂遷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若因任轉運副使以上即自祠部轉刑部度支遷兵部員外郎司封轉工部郎中凡進士出身人自太常博士遂遷屯田都官職方員外郎若任省府推判

官提點刑獄或館職即遷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若
官已係屯田即遷度支都官即遷司封員外郎職方
即轉祠部郎中凡侍世賞自國子博士轉虞部比部
駕部員外郎若曾任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以上即
轉主客金部司勲員外郎若官已係虞部即遷金部
比部即遷司勲駕部即遷主客郎中凡雜流出身自
國子博士轉水部司門庫部員外郎若擢省府推判
官提點刑獄即自水部遷倉部司門遷考功庫部遷

膳部郎中此等遷改絶稀但多因避家諱第降一等改至此曹若任兩制侍從轉官即自後行員外郎便遷吏部次遷戶部郎中次遷左司郎中其中行員外郎合轉禮部郎中次遷吏部郎中其前行員外郎同後行再遷之格

右六部分二十四司吏戶禮三部任侍從官方除此及司封度支祠部為左名曹任館職人方遷此兵刑工三部館職任轉運副使以上方遷此及職方都官

屯田為右名曹有出身人方遷此司勲金部主客蔭補擢用者方遷此及考功倉庫膳部為左曹雜流擢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者方遷此駕部比部虞部蔭補方遷此及庫部司門水部為右曹雜流遷此叙遷品秩尤嚴今以二十四司併為三階宜失之太簡也

承議郎舊左右正言監察御史太常博士國子博士

奉議郎太常丞殿中丞秘書丞著作郎

通直郎太子中允左右賛善大夫中舍洗馬

舊制初除知制誥及待制而官未至員外郎者即除右正言惟狀元未擢外制當叙遷者即自著作郎亦轉右正言熈寧三年許將以磨勘當遷宰相王安石方欲抑三人進取遂特與太常博士初下筆方成大字堂候官以手約筆具陳祖宗舊制當遷右正言安石乃改大字就作右字因知前輩堂吏猶能執祖宗之法若有出身人皆遷太常博士餘人皆轉國子博士易階官後清濁無别矣

昔之正言監察御史著作郎皆特㫖遷不與太常博

士國子博士及三丞等

舊制前名自太子中允遷太常丞著作佐郎遷秘書

丞大理丞遷殿中丞狀元初命將作監丞首遷著作

郎凡無出身者自太子賛善中舍洗馬皆遷殿中丞

以上兩等皆號大朝官

舊制凡初擢用京官選人爲經筵官及臺諫皆除太

子中允若擢轉運判官則前名除中允無出身人除

贊善中舍其叙遷官則還其歳月以表其借朝臣而奉使也若無出身人自大理寺丞叙遷中舍宰執奏補者轉贊善雜科轉洗馬葢有以别之自改官後祠拜待制以上而官未陞朝官並改通直郎仍敘舊制帶除正官爾以上太子官屬號小朝官

右三等階官及以上外郎郎中加勲自武衛至上柱

國

宣德郎著作佐郎　大理寺丞　今為宣教郎

凡前名自光禄寺丞轉官選人改官皆遷佐郎大理評事轉大理寺丞餘人光禄衛尉寺丞轉官選人改官皆遷大理寺丞

宣義郎光禄寺丞　衛尉寺丞　将作監丞

凡前名自太祝奉禮轉官選人改次等官皆遷光禄寺丞餘人大理評事自太祝轉者遷光禄寺丞奉禮轉及選人改等官皆遷衛尉寺丞

承事郎大理評事

凡前名校書郎正字監主簿皆轉評事昔第一甲三人登科命官如之熙寧末狀元方除評事餘人太祝奉禮遷官皆轉大理評事宰相任子亦如之正誤曰狀元授大理評事自嘉祐四年劉煇始前此狀元並授監丞第二三人授大理評事熙寧三年葉祖洽授大理評事上官均陸佃授兩使職官張中程克佐爲初等職

承奉郎太常寺太祝　奉禮郎

凡執政官任子授太祝其用宰執恩澤轉官皆遷太祝其用從官恩澤轉者遷奉禮

承務郎秘書省　校書郎　正字亦將作監簿

凡任子前宰執授校書郎諸曹侍郎樞密直學士以上授正字諫議大夫待制以上授將作監簿舊制校書正字有俸同太祝奉禮郎格至改階官一例無俸

祖宗故事進士第一人初命官以將作監丞遷著作郎遷左右正言遷右司諫遷起居舍人自將作監丞至起居舍人五官惟進士第一人乃特旨得遷自起居舍人即遷兵部外郎次遷工部郎中若以起居舍

人知制誥即遷禮部郎中超遷一官自是以上率超一官以遷祖宗於進士第一人所以優待如此

右五等階號京官自京官而上四年一轉無出身人逐資有出身人超資至奉議並逐資至朝議大夫有止法內奉直中散大夫有出身人不轉祖宗朝官制其甄别流品至嚴一官凡數等宰執侍從之遷為一等卿列館職之遷為一等出身為一等蔭補為一等雜流為一等

崇寧七階

承直郎 三京府判官 留守判官 節度判官
觀察判官

儒林郎 節度掌書記 觀察支使

文林郎 防團判官 京府 留守 觀察
節度推官 軍監判官 以上為兩使職官

從事郎 防團推官 監推官
以上為號初等職官

從政郎 錄事參軍 縣令 號令錄
崇寧號通仕郎 政和改從政郎

修職郎 錄事縣令 試御知縣知錄事
崇寧號登仕郎 政和改脩職郎

廸功郎 司理 司法 司戶 簿尉 號判司簿尉
崇寧號將仕郎 政和改廸功郎

右號選人

階官始末

漢置光祿大夫因秦郎中令有中大夫之員則光祿大夫之名蓋始於此漢百官表上秦郎中令屬有中大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金紫則置於魏也銀青則置於晉也唐六典觀晉有加金章紫綬者則謂金紫光祿大夫晉有銀青光祿大夫又隋置散官取秦大夫掌議論之義則正議通議之名蓋始於此秦郎中令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掌議論皆無員多至數十人又隋因置正議通議太中大夫中大夫則置於秦也見于

上中散大夫則置於漢末也王莽置中散大夫朝議大夫雖隋置之亦因漢大夫以上得奉朝議之意朝請大夫雖隋置之亦因漢將軍公卿以特進奉朝請之意並通典至朝散則隋置之唐因之耳宣奉至朝奉六階則元豐末有大觀創之耳宣奉正奉通奉中奉奉直朝奉凡六階置大觀此大夫之階始末也隋置朝請朝散郎之官元豐置朝奉之官隋文置奉議之官又隋採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郎以官高下而通為宿直故始為通直之稱至唐取梁宣議將軍而

易隋游騎尉之散官故始有宣議之名承奉承直則隋創之隋煬帝故事唐因之國朝避諱改為承事承奉隋文帝置之承務則唐置之唐置因隋尚書二十四司承務之名崇寧七階初已定其四承直文林儒林從事而三者之名則更於政和廸功修職從政此郎之階始末也蓋國初庶官只存空名元豐新制以階易官然昔之雖存空名而流品甄別官秩難進則人人有安分之念今之易爲階官而流品混淆官職易高則易有所希覬而不自重矣舊平章遷侍中侍中遷中書令中書遷尚書令國朝

未有至中書令者今以一儀同三司訣之是宰相累遷之官一遷即為之矣奏議畢仲游言舊平章遷中書令國朝未有遷至中書令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書遷户部户部遷吏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禄大夫一班兼尚書累遷之官舊制禮部侍郎遷户部户部遷吏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侍郎累遷之官昔之階秩難於進今之階秩易於高舊六部尚書侍從則自禮而户自户而吏常調則自工而刑自刑而兵今以一銀青光禄訣之是十二年之官八年俱歷之矣此畢仲游之深有慨於階秩易高之弊也見上舊制六曹侍郎之任

禮部遷戸部戸部遷吏部則侍侍從臣僚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則待常調臣僚其區别嚴矣今例以正議大夫可乎舊制前行郎中之任遷太常少卿則待進士遷司農衛尉少卿由司農衛尉少卿入光禄少卿則待世賞其區别嚴矣今槩以朝議大夫可乎此丁隲深論流品相混之弊也長編丁隲言正議大夫舊六部侍郎是也官制未行以前侍從臣僚自禮部遷戸部戸部遷吏部常調臣僚自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三遷凡十二年今自通議大夫一遷即為正議大夫前行郎中考滿當遷進士則遷太常少卿令朝議大夫也非進士出身則遷司農少卿或衛尉少卿由司

農衛尉少卿入光禄少卿然後轉少府監如此二遷凡十二年今自朝議大夫二遷為中散大夫雖然官秩易高流品相混固不免或者之譏而正名責實各舉職任亦官制既更之驗也況夫一黜一陟有合舊制亦不可謂無得於祖宗之意且自朝議大夫直遷太中大夫此元豐制也非舊日兩制以上不遷卿監之遺乎官至朝請大夫而止待朝議有闕則補此元豐制也非舊日以少卿監七十員為額之遺乎見上此其選用之公升進之難亦何慊哉若夫循國初之舊意釐元豐之

新制又不能無望於今日

兩府

國朝兩府之職其周之冡宰司馬歟漢之丞相太尉歟然周以冡宰統司馬故兵民有相通之意漢太尉重於丞相而武職往往偏失焉觀此則國朝之或分或合其得失有不難知者且冡宰司馬周之六卿其職適相等耳然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天官豈固畀以職而復奪其權耶葢兵為重事身為大臣邈不相通則國

事睽矣故吕伋掌兵若無與於太保而太保實俾之程伯出師若無與於尹氏而尹氏實命之夫以掌兵出師之事一屬大臣則脉絡貫通又安有疑貳之意哉丞相太尉漢之三公其職亦相維耳然漢承秦舊官制益紊文不足以勝武兵有以異乎政事權偏重無以為統御防閑之道其事不可勝弔矣故諸吕兆禍勢亦亟矣丞相平至以五百金交歡太尉勃而左袒之功僅濟擁昭立宣事亦重矣丞相敞至不敢發一語而大將軍以國

家之權自任並本傳夫以丞相之重而下聽命於掌兵之將況望其能振職哉愚嘗推兩府之分合矣且中書主民密院主兵其事相埒也中書降麻密院降宣其權相等也將分任其事之為當耶則軍國大務不當專委未免如富鄭公之議康定元年知諫院富弼又言邉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而宰相不與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使抑併其職為中書耶則兵柄相維有關大體又非所以知祖宗建樞之意會要元豐改官制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互相維制不從嗚呼分其事固非也併其職

尤非也必於分之中而有合之理存於判然不相為謀之際而實有相貫通者寓然後可與論設官之深旨歟蓋自范質王溥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裂矣國初建隆間范質王溥趙普皆兼樞密使後罷獲繼遷母之議非細事也密院知之而中書初未知之太宗朝獲李繼遷母時與密院寇準議欲斬之中書呂端初未知其議遂詣準因語欲斬繼遷母端曰某為中書豈容不與其議因奏繼遷母不當斬恐絕繼遷必致侮遂從之興兵劉門之役非末故也密院謀之而中書不預聞之雍熙上有意北伐曹彬等為敵所躡我師大敗趙普手䟽極諫初議興兵上獨與樞密院計取中書不預聞此田公

錫抗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不能無憾於咸平之時也咸平初田錫抗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致兵謀不精國事未善迨夫景德間真宗每得邊奏必送中書於是有共參利害之意澶淵百萬之師寇公親扶日轂尺箠笞之而北敵幾無隻輪匹馬之返此非景德相通之驗歟景德元年上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號令所從出向者李沆或有所見往往制其機宜卿等當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後契丹犯澶淵中書寇公力決親征之議遂射中其帥狼狽以歸自寇公免相

之後而二府之事權又裂矣戎酋之降非末節也而中書初不預知時大將劉平敗議制鄉兵不決知陜之敗陳執中同判院張觀並罷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當任其責戎酋吹同乞陜自角厮羅界來降詔補三班奉職羈置湖南富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而宰相初不知元昊之叛非小警也而邊奏皆不關中書此丁度力言二府分政若措置乖異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康定元年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宰相張士遜章得象參議之即不須檢國朝舊例以中書制民樞密主兵故元昊反邊奏皆不關中書翰林學士丁度嘗建言古之號令必出於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乖異則天下無適從非國體也迨夫慶歷間

仁宗因張方平之議於是宰相有兼樞之職西邉陸梁之賊呂章二公分命名帥戮力平之而卒致骨寒膽破之謡此非慶歴兼領之效歟慶歴二年七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判樞密院户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後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用弼議特降制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為使如故　又范仲淹韓琦為陝西帥西邉謡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自賈昌朝陳執中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又益裂矣慶歴二年呂夷簡章得象并兼樞密院三年夷簡致仕晏

殊兼樞使四年殊免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五年衍得象免賈昌朝陳執中並以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七年昌朝免執中本官以不兼樞密使自後並不兼趙明與西人戰密院賞功而中書降約束郭逵脩堡柵密院方詰責而中書已降褒詔此滕達道深嘆熙寧戰守異議之非也熙寧初滕達道言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樞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柵樞密方詰責之而中書已下褒詔夫中書欲戰而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迨夫元豐詔大事三省與密院同議矣元豐官制行詔釐其事之小大大事三省與樞密院同議進呈畫旨三省官皆簽書以付密院小事樞密獨取旨訖關三省遂為定制元祐詔除授諫官三省密院同進呈矣哲宗

元豐八年呂公著言然是時邊事利害尤未甚相通者至建炎間高宗乃以宰臣張浚兼樞密而趙鼎亦以左僕射兼之是時也國步尚艱敵勢方張剗亂而治支危而安再植巍巍中天之業者皆左扶右持之力此非建炎兼領之功歟中興本末紹興七年宰臣張浚兼樞密使趙鼎秦檜亦以左僕射兼三十六年詔曰比緣軍興令宰相兼樞使今邊事已定可體故事不兼噫自國初以至中興其分其合不知其幾大抵合之則文武相通分之則兵政異情咸平景德康定慶歷熈寧建炎之得失可知也可不審哉雖

然主民而知兵此固關天下之大計密院而不預中書亦非大臣相維之意是故樞使而同平章事君子以為慶歷之善謀見上密司不與三省之差除議者為元符惜之此愚於終篇而詳及焉元豐間曾布時為樞密欲預三省差除事不允

九卿

論漢之九卿當究其權之輕重論唐之九卿當究其職之煩省嘗按東漢百官志謂之九卿者奉常一也光禄二也衛尉三也太僕四也鴻臚五也少府司農宗正廷

尉合而九馬夫漢唐之九寺即周之六官也然周有上下相維之制而漢有事權偏重之失周有職任無曠之實而唐有員數過繁之弊此其故何哉愚嘗究其源流矣觀周之建官也百官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太宰故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之近習凡周之人布滿於王朝者若不可得而一而不知實以冢宰統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周禮天官司徒以旗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司馬大合兵以從司寇凡周人兵民之

權若不出於一而不知實以三公兼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此上下相維之制然爾周禮彼漢之九卿吾惑焉景帝眷顧晁錯而内史得侵宰相申屠嘉之權晁錯傳武帝屬意弘羊兒寛而九卿敢奪石慶之職石慶傳是時也九卿更進用事天下之務不關决於丞相同上禮事屬太常兵事既屬光禄勳又屬中尉刑典盡屬廷尉邦賦既屬司農又屬少府至使外庭之權丞相皆不與聞焉此漢事權偏重之由也漢百官表上又觀周之建官也

或以公兼宗伯司寇或以公兼司馬司空是公得兼卿職也周公以公兼冢宰召公以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畢公毛公以三公兼司馬司空或以卿兼鄉大夫或以卿兼軍將是卿得兼有司也周禮一鄉則卿一人又致凡軍將皆命卿此周人職任無曠之實然爾彼唐之九卿吾憾焉既有六尚書合周官之數又有九卿寺同漢官之名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臯陶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四伯冏之說本傳陸長源言其曠之弊則曰光禄不供

酒衛尉不供幕官曹虛設祿俸枉請陸長源上疏曰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是時也其任分則其數必繁其數繁則其事必曠太農少府復分於戶部太常宗正復散於禮部儀仗一事也既掌於衛尉又掌於庫部飲饍一事也既任於光祿又任於膳部其餘三寺亦多分散唐百官志此唐職任過繁之由也循漢唐之名得成周之實不失於偏重不失於過冗幸有國朝之制焉國初省部寺監皆為空名九

卿之職併省不齊且太常則易為判禮院之名會要國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有禮儀院而寺與禮儀舊不相關康定九年置判寺同判寺兼禮儀寺宗正則僅有判寺之名續會要國朝宗正寺判寺事一人以宗姓兩制以上充闕時則朝官已上知丞事掌奉宗廟諸陵薦享之事司皇族之籍又元豐改制所掌與舊同太僕則羣牧司是其職也大理則糾察在京刑獄是其職也鴻臚則其職歸客省四方館光禄司農則其職皆隷三司衛尉則其職分為金吾衛仗三衛皇城等司此國朝建置之始也察官制九寺則判太常寺禮院即卿之任也資輕者為知

院同知院兼掌博士之職宗正有判寺一員太僕職屬羣牧司有制置使一員以樞密及學士領之有判院一員大理則糾察在京刑獄是其職也鴻臚歸客省四方館光禄司農太府其職皆隷三司衛尉無所隷屬其職分為金吾衛仗司其環衛之任分隷三衛皇城司矣故此五寺別無置司并主判官迨元豐詳定官制法唐六典其九寺各有卿有少卿有丞簿惟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恊律之官大理復置寺正評事司直之官同上元豐定制九寺各有卿少卿寺簿而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恊律郎大理則置寺正評事司直其名正矣其職定矣然既有六部又有四監既有四監又有九寺是不免有十羊九牧之煩此寺監之職

可歸六曹之論所以拳拳於劉公安世也元祐劉安世上言陛下量事簡劇以定員之多寡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官無廢事者處之得其理也今太僕鴻臚光祿太府各二卿丞簿官屬仍不預焉前日省官之詔遂為空文欲望寺監之職可以歸之六曹者宜盡省之庶幾官得其人經費易給中興以來遂議併省衛尉併兵部太僕併駕部光祿鴻臚併禮部所存者僅五寺耳官無虛設事無散任此所以為萬世一定之法歟中興會要中興以來併省冗職除太常寺大理寺不罷外宗正以太常兼而衛尉併兵部太僕併駕部太府司農併戶部光祿勳鴻臚併禮部紹興復置宗正太府司農餘並廢雖然論虞九官之制不若論夔典樂夷秩宗之為

葢論周六卿之典不若論召公宗伯蘇公司寇之為美吾觀我朝其任太常也范景仁為判寺力辯濮園之議凜凜然有生氣治平中范景仁判太常寺時濮園之議或以親說上景仁力辯非是賈黄中除禮院詳定損益之禮後世皆取法焉實録賈黄中判太常禮院多識故實每詳定典禮損益得中咸善之治平中修禮書百卷名曰太常因革禮初歐陽公同判太常寺奏請其任宗正也元弼定教親之式俾公子皆有振振麟趾之風治平元年判大宗正寺元弼言詳定皇親讀書等賞罰規式詔依所定仲忽立糾親之法親賢懋功之閣歸然有光四朝國史仲忽傳仲忽者入判太宗正寺徽宗

賜之甲第建親賢懋功之閣以示寵立宗同法式後人視為宗貫則知我朝卿寺之任果在此而不在彼微夫漢唐之官也其視我朝巨公碩望流芳後日者不亦愿乎

臺諫

昔我孝宗之諭御史也曰分隸六察可許詳奏至諭諫臣也曰欲其遺補不任糾劾乾道八年虞允文奏祖宗時監察御史未言事上曰今既分隸六察可許隨事詳奏　又淳熙十五年林栗奏諫議之臣往往分行御史之事箴規闕失寂無聞焉乞面加訓諭以遺補為名不任糾劾之職夫糾劾臺官之任也論諍諫垣之

責也然臺臣得行論諍之事諫垣不任糾劾之舉祖宗之意何責己以周待人以恕也然則以臺諫分任其責其殆漢唐之制歟嘗觀漢百官表矣御史有中丞專掌糾劾諫大夫數十人俱掌議論（漢百官表上御史兩丞皆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　光祿勲屬官有大夫掌議論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多至數十人）糾劾委御史議論委大夫是漢臺諫之分也是故蕭望之按延壽之驕恣嚴延年劾霍光之廢立皆以御史也（前蕭望之為御史大夫按韓延壽驕恣嚴延年為侍御史劾霍光擅廢立）

劉向戒外戚之竊柄龔勝爭孫寶之繫獄皆以大夫也劉向為光祿大夫力論外戚之橫龔勝時為諫大夫爭孫寶係掖庭獄又其所以各守其職也甚嚴矣又觀唐陸長源之論矣諫臣須蹇蹇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妬之人匪躬故為諫臣嫉妬故為憲官是唐臺諫之分也本傳是故韋思謙之劾褚遂良溫造之奏李佑皆以御史也本傳杜拾遺之封事岑補闕之諫書皆以諫臣也杜甫為拾遺詩曰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岑參為補闕詩曰聖明無闕事自覺諫書希其所以各專其事也甚明矣吾猶惜夫諫

垣太拘言路太狹殆非廣君之聰明也大抵漢唐之任諫諍自諫臣之外皆無所與非諫臣而得與者往往以越職離局議之昔漢鄭昌訟葢寬饒之書曰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夫官任諫諍然後得論則其他皆不敢言也固宜本傳唐魏謩之擢拾遺補闕未幾遷為起居舍人帝以論奏敕之謩則曰頃為諫臣故得有所陳今記言動不敢侵官夫拾遺補闕則諫起居舍人則不諫是無怪乎其曰侵官也本傳葢嘗推原其由古者樂於

聞善故彼此皆得以盡言後世諱於聞過雖諫臣亦不得行其職汲黯以中大夫而守東海蕭望之以諫官而補郡吏益諫官本以糾人主之過俾之出補守相不得出入禁闥則漢之諫官何益哉汲黯以中大夫守東海云云望之以丞相司直出守平原不樂上疏曰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末忘本元次公謂諫議冗者貧無以繼祿陽城為諫議大夫不屑言事唐之諫負尤甚於漢也本傳噫諫官猶不敢言事況臺臣乎況於百司庶府乎國朝之置臺諫猶漢唐也其任臺諫實異漢唐也

何者諫臣使之諫諍此其所以為盛歟且趙中令之開國勲舊而失色於雷中丞之一奏（雷德驤為御史中丞奏趙中令普強市人第宅上怒叱之後其子隣復訟其庇吏受賂上怒按問罷相）韓魏公三朝元老不能不膽落於王中丞之一言（王陶為御史中丞劾韓琦跋扈不押常朝班）臺臣之得劾糾固也范司諫寧犯宰相之怒而不容郭后之事（明道二年郭皇后見黜呂夷簡以前罷相怨后范諷言后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先敕有司無得受章疏范仲淹同孔道輔數人詣垂拱殿門伏奏門者闔扉道輔叩銅鐶大呼乃逐仲淹等）鄒正言寧觸人主之怒而不容已於孟后之舉（四朝國史曾誕與右正言鄒浩善友

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使力請后浩不報及浩以諫立劉后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諫臣之得諫諍故也然濮園之議諫垣雖爭而三御史亦相繼罷去長編治平年詔議奉安濮安懿王典禮司馬光王珪范公相繼列之蔡確之貶諫垣雖論而御史府亦為之一空蔡確新州之貶臺府相繼斥逐至為之一空新法之行不惟諫臣辨之而空臺至與之論列新法事司馬公蘇軾諸公凡任臺諫者皆以新法去國是故廢國家大計察官司細故呂公著既言六察之弊專察官司不與於言劉摯又言御史之偏則祖宗重於責己而善於待人者可見也元豐八年

呂公著言御史天子耳目比年以來專舉六察故事廢國家利害之大計察官司簿領之細故乞罷按察只置言事御史　又劉摯言伏見諫官止有大夫一員御史臺自中丞而下雖十員然止於中丞侍御史得言事外監察御史六員專察治官司公事文書而不與於言望以諫院增置諫官員其本臺六察御史並許言事乃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

提舉

常平之事舊領之常參官其後或隸於漕臺或總於使臣而提舉常平之員未定也至熙寧二年始置局焉　國朝淳化中建常平倉皇祐元年令漕運司與長吏舉所部官專領之然猶隸漕臣至熙寧初遣使提領此蓋提舉

常平所始也二年制置三司條例言河北陜西已差官提舉常平廣惠倉欲差胡朝宗張復侯叔獻曾宜等並爲提舉

茶鹽之事舊領之發運司其後或兼於憲臺或總於知通而提舉常平之員未定也至政和初元始置司焉

國朝茶鹽之事舊隸發運司　元豐間或以轉運常平官兼提舉或以提刑兼領知通提舉政和以後詔江淮荆湖六路共置茶鹽提舉一員宣和二年詔河北京東路推行新法鈔鹽可添置提舉官一員

然常平罷於元祐而隨罷隨復

元祐初司馬光言熙寧初執政以常平法不善將糴本作青苗錢請罷之　又紹聖九年復置建炎元年詔提舉常平歸提刑司二年復詔提刑兼紹興二年復置四年罷委漕臣

茶鹽罷於紹興既而或置或罷

建炎四年詔逐路提刑司茶鹽司盡

依舊分東西路紹興二年詔荆湖北路復置茶鹽司四年詔廣西茶鹽司官吏並罷其職事委漕臣迨至紹興之五年常平茶鹽併為一司而後提舉之職定矣噫茶鹽之利為公而取其官吏固不敢有侵移之患兼於他官無害也此君子不論亦可也常平之利為民而置一司錢穀往往有所滲漏專置提舉誠有便於民也此君子不論不可也請以熈寧元祐罷置常平之制而詳究之夫常平賑荒之善政也我朝置場於淳化之二年淳化京師大穰分遣使臣於四門置場增價以糴置名曰常平以常平官領之歲饑而減價以與貧民

倉於景德之三年景德三年始置常平倉每州擇清幹官主之專委司農總領三司無得移用無非求以便民然州縣移用聚糴不時每有災沴無所振發尚拳拳於慶歷廷臣之請此誠為政之害也慶歷四年范仲淹言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提刑多不舉職盡被州縣將出常平倉錢本使用致不及時聚糴每有災沴無所振發徒有安撫之名初無救卹之實有煕寧二年始罷置司與其漏卮於州縣之吏孰若兼總於一司與其沫紨以候旬月之報孰若立賑於旦暮此其立法夫豈不善溫公言於哲宗曰向者因州缺常平本錢無力少糴又官吏雖欲趁時收糴而縣申州州申提刑提刑申司農比至關投動涉

累月已是失時然借唐虞之行以行盜跖之法范鎮言常平始於漢之盛時雖唐虞無以易也青苗亂世所為青苗在田賤估其值收斂未畢而必其償是盜跖之法也託壽昌之名以用桑孔之術見後豐年糴穀賤價償官周之荒政然乎否乎凶歲伐桑易錢輸負漢之常平然乎否乎司馬公言將糴本作青苗錢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主之豐年則農夫糴穀十不得四五之價凶年則易牛賣肉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此元祐所以力罷而不恤也雖然寧以常平之故而復提舉不可以青苗之故而罷提舉蓋提舉非熙寧之失以常平為青苗者誠熙寧之失耳中興以來罷

置利害講之熟矣常平本漢壽昌豈以安石而廢此高宗之諭其臣也（紹興八年十一月李光請罷常平主管官上謂宰執曰常平法本漢景壽昌今豈可以安石而廢之其提舉官自可復置庶幾不至隳失一司錢穀）常平法不宜廢青苗市易當罷此呂公頤浩之告其君也（建炎二年七月言者請復常平官脩補田之法八月詔從之既又詔常平之法豈以多弊須以紹述為名雖公私不便當增損者亦不敢言今止為常平本法所係甚大非可他司兼領宜置提舉官十一月呂頤浩葉夢得言常平法不宜廢惟青苗市易當罷上曰青苗永無復行）於是復提舉之官脩常平之法自散自斂事權歸一無滲利也時出時入穀價不踴無歉歲也至今

便之誠萬世之良法噫熈寧之置提舉是登壟斷而罔利也元祐之罷提舉是因一噎而廢食也欲求便民之實惠其惟中興之法乎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湯汝梅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七

宋 林駉 撰

提刑

緋紫爭榮秩同漕運此國朝崇重之意也印紙書績籍名中書此國朝激勸之權也景德四年真宗謂王旦曰先帝常選朝官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旦曰河北陝西地控邊要尤須得人取性度和中有執守者親遣太常博士陳綸李及咸引對於長春殿所至專察視囚禁詳視軍牘州郡不得迎送聚會所部每旬具囚繫犯由訊鞫次第申報常檢舉催督任繫久者即馳往按問出入人罪者移牒覆勘劾官吏以聞敢有庇匿並當加罪仍借緋紫以三年為任增

給緡錢如漕運使之數內出御前印書為歷書其勞績中書密院籍其姓名代還奏課議行功賞如刑獄枉濫不能適舉官吏曠弛不能彈劾務從畏避者寘以深典夫天下分而為幾縣縣總而為幾州州合而為幾道獄讞之繫耶簡耶民情之伸耶否耶其權皆出於憲司之職使得元結數十輩錯布州郡則萬物吐氣安有不平之訟是以我朝重之重之者所以重其民也此其哀矜一念隱然於設官分職之際故其擇吏也取其愷悌之賢而不取其刻深之習取其均平之政而不取其高下之手死罪之覆還為貟郎

杜衍為提點刑獄覆死罪遷為刑部員外郎官究獄之活課居上等祥符四年以主客郎中李巽為度支郎中兩浙運使司勳郎中王矩為工部郎中京西運副初遣官提點刑獄至是代還命白敏中等較其殿最以嘗活冤獄者為第二等餘為第三等巽矩皆為第二故遷秩為轉運副使夫以謹刑之吏優以祿秩則苛虐者知所懲矣清謹著聲擢之提按天聖二年監察御史張逸為益州路提點刑獄上謂輔臣曰益州民物繁富提按之任尤須得人王欽若曰逸為御史以清謹著今必稱職賢明廉幹委之讞問明道二年上謂輔臣曰諸路刑獄既罷提點官轉運司不能一一躬親讞問恐致冤濫宜選賢明廉幹不生事者委任之乃復諸路提點刑獄司夫以清明之吏得以居官則貪愚者知所憚矣或者

乃曰申命使臣秖為勞擾尚見於淳化之詔淳化四年十月降詔曰比者申命使臣分聽獄訟徒經歲序蔑有平反既莫副於哀矜徒肆為於勞擾其諸使遣刑獄司宜從省罷委轉運提刑無益過為煩擾又見於天聖之令天聖四年詔諸司提舉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交割本職公事與轉運使副或言提點刑獄官過為煩擾無益於事故也則是司之設徒為州縣之擾其說果信乎然天下幾州不能皆龔黃一州幾縣不能皆卓魯豈無未清之訟乎使任按察之職者剪一身之棘蓁植子孫之桃李私家無怨矣如公家何求鸞鳳之美名改鷹鸇之清操守令無擾

矣如吾民何蓋斂勞擾之怨者正以伸寃抑之刑而假安靜之名者適以滋姦貪之地此歐陽公所謂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毀謗之言易入正有激而云也（河北按察使歐陽修言今按察者所奏未能與行沮毀者一言便加轉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為州縣大患而按察司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毀謗之言易入）不然淳化嘗委刑獄於漕司矣（見上）未幾景德親選其人專察囚禁而憲司復置也（見上）天聖又嘗併提按於漕司矣（見上）未幾明道以漕運不能躬親讞問恐致寃濫而

憲司復置也（見上）然則淳化天聖之詔以為煩擾者豈非懲羮之太過歟故嘗曰目為三虎者不當責（慶歷中漕司楊紘提刑王鼎顏務深刻官司憚之號江東三虎）而不按贓吏者大可責也（淳熙十三年知平江府常熟縣曾翠將版帳贓賞錢支用及違法科取物事發除名勒停上曰監司以按察為職置司所在不能無失察之罪御批傅琪劉賴各降一官）號為四瞪者不可議（京東監司孔宗旦李遵徐尚周等四人人多惡之號為四瞪仁宗時也）而不擿枉濫者深足議也（見上）

守令

嘗觀班孟堅之傳循吏而有疑焉夫親民者莫如守而

於民最親者莫如令今漢傳所紀守相甚悉凡令若長没而不書豈為邑者績用之不逮於郡耶否則瑣瑣為不足紀也噫此正孟堅史筆之微旨歟且天下至廣也郡邑至衆也以郡而言之守長之賢否且不能人人而察而縣幾倍於郡令幾倍於守其廉其貪其材其庸况得枚舉而縷計哉故漢人之察吏深得上下相維之意詔旨叮嚀璽書勉勵惟及守相而部刺史以六條問事獨察二千石而已元豐五年初置刺史每以秋分行部以詔書六條察郡國舉不法以此

見命守察令之意是時也有聲中興者茂陵之續著魏相治行尤異者陽翟之治彰趙廣漢道不拾遺何愧於頴川之遜畔三老顧留何慊於膠東之勞來焦延壽播之謡詠著之史冊昭昭可見班史豈故遺於此哉忠義不傳而紀信之實未嘗没湯周不列酷吏豈能逃深刻之失葢漢之察吏者旣惟切切於守相而固之傳循吏不屑及於令宰也宜矣至膺百里而綰銅章者皆委其責於守若相也王尊之守安定則出教告屬縣以明謹所職而

毋以身試法朱博之為冀州而以兩令換縣因其有材不職而改任之薛宣亦以刺史當察墨綬之長吏此漢制所以近古也漢制遠矣五季令長率皆庸謬無能之流國家以民為本其於親民之官深切留意是故損鎮將之權而邑之事始舉今朝事實五代任官凡齷齪無能昏老不任驅策者始注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誅求刻剥猥迹萬狀故優諢之言多以長官為笑建隆初始以朝官為知縣其後多用京官為之五代藩將補親隨為諸縣鎮將掌縣盜初與縣令抗禮凡公事即專達於州建隆三年置尉簿掌鄉村盜賊鎮將所主郭內而已始統於縣遴京朝之官而邑之任始重見上其

事舉則得行所欲為之志其任重則不敢有輕授之心然祖宗之意猶未也蓋民不能徧愛得賢令足矣令不能盡知得賢守足矣守臣歲舉縣令一人則天聖之詔也天聖七年詔知州軍文武升朝官歲舉見任判官主簿尉有罪非干私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堪縣令者各一人轉運使副不限以數舉知州課縣令三條則熙寧之法也熙寧二年考課院準詔定考較知縣縣令課法在任斷獄平允民無寃濫賦税及時出辦不煩追擾及差役均平並無論訴之人及雖論訴而無不當之理在任能屏除盜賊里民安居對課力田使野無曠土又能賑恤窮困不致流移雖有流移之人多方招誘却令復業一任之中主客户比舊籍稍有增衍在任架閣簿書務令整齊經

提轉點檢別無散失及興復功利疏導積水以利民田能勸誘人戶種植桑麻天下州軍委知州通州每歲取索轄下得替知縣縣令前項三條課績兼依唐四善德義清謹公平恪勤按逐人有工項事實即絫詳為上中下三等中本路提轉再行審定工中下三等內有績行尤異出於上等之外即定為優等若政事昏謬出於三等之下等即定為劣等守倅察縣令四善則元祐之令也元祐四年吏部言縣令委任守倅考察課績以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為四善案張簿書齊整差役均平為治事之最農桑墾植田野無曠土為勸課之最屏除盜賊賑卹窮困為撫養之最仍通取善最分三等及七事以為上五事為中餘為下夫舉之者守課之者守察之者又守也則領挈裘順綱舉目張又何患有不稱之職哉今守相任

考察之責者吾惑焉其所刺薦者以財賦充益為先而留意教化者未必不遭斥逐其所稱賞者以催科先辦為最而勞心撫字者未必不考下下逢迎主將則可以取悅而進身稽違星限則立致譴呵而罷黜否則曰某邑某宰非某人之葭莩則某人之推轂也非某人之膠漆則某人之請託也又否則曰某縣某屬非苞苴之往來則書問之殷懃也非介紹之相通則左右之先容也培恩桃李而不為荆棘之地沽名鸞鳳而不立鷹鸇之

操則何以警貪墨之風而養循良之治哉昔高宗聖訓曰縣令末也郡守本也若郡守得人則縣令何患不得人此令日家法也紹興二十八年何傳請擇大縣令為堂除上謂宰執云云雖然令長得人責之守牧守牧得人責之部使此又澄源正本之論故併及之

漢爵二十級表爵皆秦制以賞功勞

公士漢儀曰公士為國君列士顏注曰言有爵命異於士卒

上造顏曰言有成命於上也

簪褭顔曰以組帶馬曰簪褭褭者言飾此扵馬也

不更顔曰言不與更卒之事也

大夫顔曰列位從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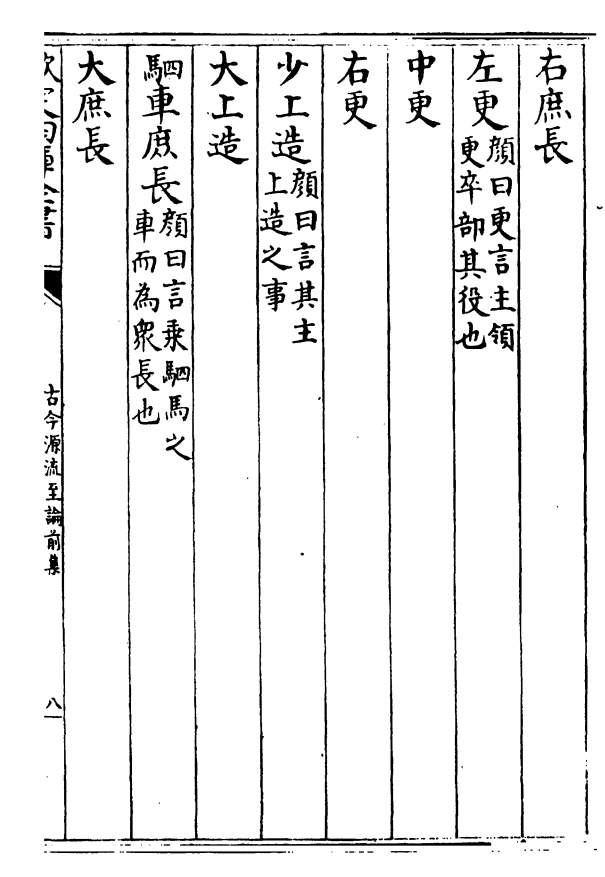
官大夫顔曰加官公者示官大夫樊噲傳曰國大夫

公大夫秦制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禮高紀曰七大夫以上皆高爵也顔曰七大夫公大夫也

公乘一曰上聞公乘顔曰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

五大夫食貨志曰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顔曰五大夫第九級至此始免徭役

左庶長顔曰言其為衆列之長



右庶長

左吏顏曰吏言主領吏卒部其役也

中吏

右吏

少工造顏曰言其主上造之事

大工造

駟車庶長顏曰言乗駟馬之車而為衆長也

大庶長

關內侯 劉昭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又風俗通曰秦時六國未平將相家皆關中故曰關內侯

徹侯 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張晏曰後改為列侯列者序列也

爵邑

漢以爵邑為實惠唐以爵邑為虛名愚嘗推其本末矣漢封爵之等有二十曰徹侯者乃得食縣曰關內侯者即無受邑曰大庶長至公士者如吏職耳 漢百官表上二十徹侯秦制以賞功勞後志本注曰承秦爵二十等為徹侯金印紫綬以賞有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

民至武帝元朔二年令諸王得推恩分衆子土地國家為封亦為列侯 又後漢志云秦賜爵十九等為關內侯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戶數為限劉昭曰秦都山西以關內為王畿故曰關內侯若宣帝本始間以劉德蘇武爵皆關內而得食邑者蓋當時嘉異定策之功宣帝本始元年論定策功蘇武等八人爵皆關內侯德武食邑特寵劉德蘇武也高帝即位初年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又所以特寵一時軍士之勞蓋非常制也前高祖紀帝初即位令軍食士七大夫以上皆得食邑邑之例有二有封為某侯言食邑數者有封為某侯不言食邑者漢功臣侯表如平陽侯萬六百戶留侯萬戶酇侯八千戶之類餘並見表彼不言

食邑益以一縣一鄉之租稅俱予之言邑數則特據邑數而予之耳周官所謂以其室數制之者是已若戶之數邑所封不足以充之則或取之其隣張延壽嗣富平侯國在陳留别邑在魏其云别邑者取之隣近之租稅以給之益無定制也漢外戚恩澤侯表張延壽嗣富平侯國在陳留别邑在魏郡又如夏侯之食邑沂陽益食兹氏漢王即位更食汝陰益食細陽千戶之類要之漢人制爵自侯以上則食租自大庶長以下亦得贖罪食貨志故公大夫以上者得與令丞抗禮高紀爵五大夫者有罪不入狴犴

惠紀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爵上造以上者當刑減一等同上上造以上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爵至五大夫以上者乃得復一人食貨志無非示其實惠者若唐則不然曰王至男者其爵等有九曰萬戶至三百者其邑數亦有九唐百官志司封郎中一人從五品上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掌封命朝會賜予之級凡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正一品二曰嗣王郡王食邑五千戶從一品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從一品四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戶正二品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從二品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從三品七曰開國縣伯食邑七百戶正四品八曰開國縣子食邑五百戶正五品九曰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從五品夫封爵猶漢也

食邑猶漢也然唐之爵號但止於服色而已陸贄所謂無俸禄之資無管攝之柄無免役之優者是也本傳是其所以為美稱者又所以為虚假歟安有如漢人之實哉噫以漢而論唐則唐無足取以我朝而論漢則漢亦不能無議者且國朝爵有五等公侯伯子男是也且官之至少卿監遥郡勲之至上柱國也始封男爵其食邑三百焉已而二百封子已而二百封伯已而二百封侯至二千之數於是有公爵之封蔡龍圖官制凡官初轉少府監諸司使帶遥郡即封

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故事加勲有至此法專加封爵自元豐改官制及除宰臣以下至待制觀察使加三四種外餘但加一種耳若加恩理勲至上柱國方封男食邑三百户再該加恩遂封子增三百户次加封某郡開國伯又增二百户次加恩又增食邑二百户及次加恩方封侯亦增食邑二百户其後凡遇加恩即增二百户至二千户方封公官之轉觀察待制以上使也始封子爵其食邑五百焉已而八百封伯已而一千封侯亦至二千之數於是有公爵之封此侍臣以下所封之例也同上若觀察待制以上使初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户次封開國伯食邑八百户又次封侯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二百户其後再遇加恩增食邑三百户食實封一百户增至二千户封某郡開國公其初除執政也則不

問封爵之有無即與伯封一轉而侯再轉而公矣同上若初除執政不問有無封爵即帶封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次遇遷轉加邑即封侯食邑實封戶數亦如之又兩經恩遂封公侯其初拜丞相也則不問封爵之高下即與侯封食邑至二千戶則封公實封至萬戶則封小國次中國次大國此宰執所封之例也同上初丞相直封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每經恩遷轉官或美罷相皆加食邑實封戶邑亦如之及二千石封公若累加食邑通食邑封及萬戶侯封小國公次封中國公次封大國公若因小國中國及大邦不顧封大國者聽如文潞公是也國朝所以遠過於漢者葢漢之爵封有以宦官而封如張釋卿

者高后紀八年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諸中官宦者令丞一皆賜爵關内侯食邑注釋卿宦者有以方士而封如欒大者武帝欒大以方士封為樂道侯而我朝爵與德稱未嘗濫受也漢有累爵至列侯而未有食邑如樊噲者有累賜食邑而後封侯如王商者本傳而我朝爵與邑等未嘗虛假也此唐之不如漢而漢之不如國朝歟

資格

以法徇朝廷則待朝廷之意固厚而待士夫之意亦厚也以法徇士夫則待士夫之意固薄而待朝廷之意亦

薄也何者法所以奔走天下士夫也上下取必於例而不權乎理之可否大小相沿於情而不核乎事之名實前者勉强以相從後者展轉而循習譬如金石珠璣苟道路階庭處處有之則與瓦礫無異若爵禄一一如意則何以奔走天下之士不惟朝廷之法輕而士夫之自待者亦薄矣嘗觀漢之資格莫善於漢初莫不弊於武帝漢初之除相也灌嬰薨而除御史大夫蒼蒼免而相御史大夫嘉嘉薨而相御史大夫青是相之除拜皆以

序遷矣百官表方漢初之拜爵也樊噲以舍人而賜大夫已而加列大夫已而賜上聞已而賜五大夫本傳夏侯嬰以太僕而賜爵五大夫已而賜執帛已而賜執珪已而得印匱是爵之遷轉亦皆以階進矣間有超越遷轉出於上之特恩而未聞指是以為例也夫何武帝之不念及此哉公孫弘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本傳田千秋亦以一言悟意旬月取宰相本傳嗚呼相者百官之本也超資越次略無等級況其餘乎益法之所在天地鬼神不能

易而易之者人也然則果法耶人耶愚嘗切論我朝之政遠過於前代者以寛恩待士夫之厚也我朝之政時有不及於前代者以法例徇人情之過也蓋嘗推其由矣方太祖即位之初也朝廷未有事例之行士夫未有稽習之病是時也川班比例妄訴威斷赫然謂朕之所與即為恩澤豈有例耶若是則泛例無有也上收蜀得將士之精者置川班殿直廩賜所給與御馬直等開寶四年南郊禮畢行賞以邑御馬直從特命增給錢人五十至川班爭訟不得如例擊登聞鼓陳乞工怒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焉有例哉命斬妄訴者四十人餘

悉配隸諸州　元臣宿將以平蜀大勲雖已許之爵未嘗輕授若是則濫恩無有也曹彬平蜀上始許以使相及還上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至矣肯復力戰耶更候我取太原因賜錢五十萬　張齊賢以布衣上書其言雖可取而亦未授以官若是則冗爵無有也東軒筆錄太祖謂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張齊賢耳不欲官之異時使輔汝為相　列聖以來資格甚嚴其用某人也必曰嘗歷某資也由守而憲由憲而漕由漕而三路使由三路使而三司副使至是方除待制焉由正將邊守州鈐由邊守州鈐而邊帥路鈐由邊帥路鈐

而都鈐總管至是方選管軍馬其遷轉不輕也如此官制舊典祖宗用人必嚴資格三人賜第制科入等自不待次而舉猶試以民事故三人皆擢通判制科除簽判一任還試館職或擢言路因其怗職遂除省府擢判官循至三司副使言官歷臺諫循至侍御史知雜事乃不次任用所致自餘各論資序一兩任升通判歷兩任升初任知州資序可為正運判若除提刑知節鎮帶權字第二任可正知節鎮而權知大藩次升初任提刑資序可正知大藩而權轉運副使第一任正除運判轉升運使凡三路使各高一等兩任提刑外轉運使資序若除三路及發運副使帶權字方領帥兩任升三路使資序若除發運使帶權字一任升三司副使資序正此方平除待制及三路帥也朝廷每除藩府監司必有理某資序指揮至王安石喜引新進號能集事遂權知縣資序人為監司郡守至有初改官選人亦預峻拔者又奏議政

和三年呂頤浩奏祖宗時將臣資深者除正將具次除副將自正將分以路升都監不可任民事者除沿邊知州無才者除州鈐轄三者一等資格若功顯者升路鈐及沿邊安撫知州有勞績方除提刑邊功多而資未深者除都鈐轄資深者除路總管遷副總管至是方除遣管軍四廂

自循習既久不便從狹舊比新例日行一日前倣後承事增一事其來非朝夕耳故有司守法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歐陽公修已言於慶歷之始言行錄爵位品秩若一稱滿其意將無以役使羣臣司馬光復極論於治平之初治平初司馬光上疏今爵位品秩譬如金玉珠璣苟道路階庭處處有之則與瓦礫無異若一稱滿其意將無以役使羣臣

名器祿爵

人所奔趍必積勞而後遷則不敢躁求茍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則何所不至蘇公軾又嘗力陳於熙寧之初奏議然橫恩四出援例日至猶未至後來之極也迨夫安石用事喜引新進有知縣資序而為監司郡守者有初改官而亦預峻拔者同上有為判官而遽除臺職者長編前秀州判官李定改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封還詞頭復下蘇頌次至呂大臨皆封還並補外天下謂之三舍人嗟夫示天下以寬大之意納士大夫於寬裕之途茲豈不美然屈吾國之紀綱而便人情之所願欲

沿人之情至於無已則法制舒肆而難收其末流之弊有不勝言者然祖宗以全盛之天下當久安長治之餘用四方事力之廣則涵容衆弊無傷大體今以東南一隅之力收勞筋苦骨之賦未有舒伸轉移之術上方慮其事力之易窮下猶謂其志願之未滿豈可曲循姑息不求總核之時乎且隨事設官一官所以治一事也今添差益員至於無節一壺而百挈十羊而九牧慮其害政而病民也於是有不釐務之法謂寧給以優閑之廪

而不假以州縣之權今也釐務十五六矣政安在乎薦舉用人保之以親民之名而必責之以親民之實今多端經營求於倖免指州縣為徒勞之官視繁劇為煎熬之地慮其民事之不歷也於是有必試邑之法謂不限以治民考績之途則勞逸有不均之嘆今也舉員具而不試邑者其端復開矣法安在乎若此等弊未易縷數朝廷之爵祿既輕士夫之自待亦薄平居無事用此規模猶不可以立規况庶政方新圖事揆策之時乎然又論

之侍常材以資待非常之材以望拾資而用望則狂謬之流矯抗之士或以虛名而濫進然徒以資而待士則盛德尊行瓌奇俊偉之賢或拘格遲回有沉陸下僚之嘆是故畢士安以侍讀學士兩遷而正端揆增釋景德元年宰相李沆薨時王旦王欽若參政四年矣馮拯陳堯叟在樞密不於見任參知樞密中求相而畢士安時為侍讀學士冦準以故輔為三司使乃先以士安參知政事準由計司階士安同平章事宋琪以兵部員外三遷而居端揆同上興國八年正月以兵部員外郎宋琪為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以琪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同平章事近例左右史次補知制誥而陳襄以右

史遷臺諫言行錄舊制中書舍人止遷後行而王祐以舍人而遷兵部事畧王化基以大言自薦而擢知制誥王顯以閤使兩遷而至兩府增釋興國八年正月以東上閤門使王顯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六月拜樞密使餘見事畧初未始以常法拘也嗚呼韓忠獻力言蘇東坡未可遽入翰林且請培養使天下之士畏慕降服然後用蘇文忠以賢良致身英宗久聞其名以唐故事召入翰林韓公琦力請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畏慕降服然後取而用之夫如是而後可用資司馬溫公舉李擇為戶部議者雖以為駭而溫公不謂之躐等夫如

是而後可用望事略今之二三大臣儻以韓忠獻司馬公之所以待士者待士尚何資望之可疑哉

職田

職田之制尚矣王制之論圭田釋者謂其厚賢孟子之言圭田釋者謂其供祭祀嗚呼古者待士夫之意厚矣葢衣食既足而後養廉潔之行廩餼或闕將不能安職守之常此培養氣節封植人材所以特拳拳於圭田之制歟井田既壞美意間斷秦漢而後寡廉鮮恥沿歷至唐內外庶

官始有職分之田唐凡京諸司各有公廨田內而自司農寺二十六頃至率更府各二頃所給有差外而自大都督府四十頃至中戍下戍各一頃亦各有差諸京官文武職事各有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百里內地少欲外給者亦聽之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宗人職分之田亦各有品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諸職分田田限三月三十日稍田限四月十三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貲用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各前人月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自種若准租分法然貞觀方給未幾以侵漁而罷太宗貞觀十一年以職田侵漁百姓詔給逃還貧戶視職田多少每歲給粟二十謂之地是歲以水旱復罷之開元再復未幾以置乏

而寢自代宗以來關中匱竭時物價騰貴内官不給乃甙外田及田二分之一以給京官俸如前肅宗上元十一年令官給職田其後藉為兵糧矣至是復行嗟夫同此制也亦同此意也周人行之為良法唐人行之多弊政此其故何哉葢古者授田於民葢藉民以給禄也故愛護其民常如一日唐以此田為自耕之地則勢家巨室百計豪取於是有侵漁之弊古者公卿大夫食其賦以為禄初不以田為私屬也故圭田之制可行終世唐則以此田為私屬之物則官日益繁地有常限於是有匱乏之弊周唐之制

所以若同而實異也吾觀國朝職田之制盖始於真宗之時方國初承五季凋瘵之後土曠人稀人不樂仕祿猶可以自給也承平日久官繁物踊莅官之日淺閑居之日長而往往有温飽不給之憂祖宗憫其然也咸平之際遂給職田二年給內外京職官田天聖之際隨罷隨復天聖七年上封者言職田不均又貪吏多取歲租以害細民請廢之命晏殊與三司使議皆以為然詔天下職官悉以歲租送官具數上三司以時估價與給之九年詔職田所以養廉也貪汙之人侵於細民比詔停罷命三司裒公田歲入之數計直而均給之未能即行如聞勤事之吏祿薄不足自養其復即多占佃戶及無田令出租者以

枉法論

熙寧之制均及四川元豐之制均及熙河元祐中變限歲之法而以月元符中變限月之法而以日此其沿革大畧然耳熙寧中以四川職田歲收子利稻粱桑麻等納隨處皆同遂召呂晦劉述均定計實𣪚𣪚一色每計中價百有二十而梓夔利三路數少均分不足已定到成都一路以髙下均給之元豐以後復熙河等路以其地給弓箭手而郡縣官職田每歲給錢鈔十千元祐中復推廣神宗均定四川遺意以限月之法變而均給焉元符新敇一人然既有俸禄又變限月而貪冒者或窮一日以赴限期有職田俸禄則隨其官之髙下職田則隨其地之有無此不均之患喋喋於諸臣之論也慶歷二年范仲淹疏近日臣僚乞罷職田

以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而侵民者實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豈止職田之害耶自古常患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俸尤豐請兩制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不給者給之然後可以責其廉節是故當其有之之地雖一邑之微毋慮千頃當其無之之所雖大藩之雄不及一邑或櫛風沐雨而愁困之不給或玩歲愒日而鮮醲之過奉其不均何如哉古文方職田不均當其有之之地藩鎮大者至四千頃下及一縣亦無慮十頃及其無之之所雖大藩求有縣百分之一亦不可得或又州自守貳以下歲動數百縣自令佐以下亦不下數十于其間又有在令佐之職而反過於守貳者亦有居簿尉之官而反過於令佐者又有一命之吏獨無職田之入者冒風沐雨負星戴月一月所

得不過數十少者不過十餘千階州之高苑凡九百斛常州之江陰凡八百斛下而或四五百或二三百至於閩廣咸無焉或處優逸而所得丘山或任繁劇而不得圭撮其不均又何如哉政和末言者謂天下圭租多寡不均縣令所得多至九百斛如階州之高苑八百斛如常州之江陰至是而降或四五百或二三百而閩廣有自來無圭撮處遂詔縣令職田有未及格者促令標撥然既言之遂罷之既罷之又復之豈故循習其弊耶大抵事育之不及甚於多寡不均之患名節之自壞又不止於頃畝不平之憂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天下公田在在

而有地之多者斂之以入官地之無者出之以供官此慶歷廷臣之議也今獨不可行乎見上今天下職田皆有定數斂其租之直於上均其租之直於下此天聖詔旨之諭也今獨不可行乎見上此法既行無尊卑不倫之弊無豐嗇不平之患其周人圭田之遺意歟噫孰知侵漁之酷尤甚於不均之苦乎夫田以圭名為其潔也授之以田而名之以圭者古人之意欲使夫仕享是禄而思潔其行也今以養廉之具而為濟貧之媒守晉州者私

增租入守絳陝者遣私歛穫杜子充請復元祐均給之法從之初晋州守臣李君卿以所得職田諭意屬邑令增租入比舊數倍後襄陵縣令周政力陳其弊郡守符彦崴減十七八佃户始脫苛歛之苦而晉韓絳三州圭腴素多守臣多苛法易其種子或遣子弟監穫貪汙猥賤無所不有建中靖國初知延安范純粹乞令監司究情治之寧不負上人責望之意哉故曰不均之患其責在朝廷侵民之患其責在士夫

閫中人材

自常袞興學校而閩人始知文章之重唐常袞為閩觀察使時閩人未知學袞至為建學校訓教諸生而入遂知學自歐陽詹登進士而閩人始知

科第之榮韓退之文集送歐陽詹序時詹與退之等同登進士第時人謂之龍虎榜云閩人知學自詹始愚嘗徧閱圖志孰究史牒益騶駱為姓閩中是居遂為無諸國時漢初五年也史記閩越王無諸姓騶氏從諸侯滅秦漢五年立無諸為閩越王又家隱贊曰句踐之裔是曰無諸既席漢寵寔因秦餘騶駱為姓閩中是居其地僻陋其俗鄙朴其人物希跡寂寥自唐以來駸駸與上國齒曼胡之纓化為青衿閩中記林藻泉山銘云曼胡之纓化為青衿有闕下高風鄉人敬慕者林藴有龍虎同榜天下稱重者歐陽詹有苜蓿賦詩後世仰慕者薛令之為補闕賦詩曰曉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無一物苜蓿長欄

杆遂去本福州長溪縣人也

天運既回地靈毓秀前蜀高古後代景仰嗚呼美哉然唐之風土未盡變至我朝而始大榮盛唐之人材未盡出至我朝而始大繁衍此雖風俗轉移之效抑亦人文成化之朝默有以薫陶涵毓也然嘗論之夫靈而為人業而為士非特區區功名利禄之計其為文也必欲潤色皇猷不循時好其為學也必欲窺造道閫有補治道其操履則以端方直亮為尚其言論則以鯁介慷慨為高立人之朝則處事不撓其氣槩可慕

也任君之責則竭忠自效其忠藎可敬也處國之難則視死如歸其忠義可服也否則鳴珂名里衣錦榮鄉科第相望衣冠雜遝亦何足為榮且盛哉此君子攷論人物蓋取其數大節耳是故名重禁林詞學無比時與楊劉同譽者隆平集楊億建州浦城人真宗謂億詞學無比多所法時與劉筠同聲譽有正元元和風自億始

職居西掖文學知名時與楊陳並稱者是其為文不徇時好也隆平集陳從易泉州人與楊大雅同在西掖文學知名時謂之楊陳得體用之學者精及道德粗及水利劉彝福唐人從胡安定學熙寧二年召對上問從學

何人對曰臣少從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今學者明體用之學以為政教之本皆師之功槩又長水利著尊堯之集者學問淵源議論謹嚴是其為學有補治道聞見録陳瑩中南劒人著尊堯集辨誣後得瑩中尊堯集遂改神宗實録盖蔡卞據王安石日録妄修神宗實録也氣高行古人皆化之不曰迂闊而自變陳襄與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四人者氣高行古以天下之重為己任時學者溺於篆籀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學指為迂闊四人卒不變人卒信而化之時人謂之四先生孝友質直必稽孔孟不為曲謹以求名其操履正矣隆平集王回字深甫福建侯官人孝友質直博學知要王安石謂回造次必考孔孟不為小廉曲謹以求名於世其學問自漢儒林者罕及也諫垣論事權倖退斂

而新除三諫之詩至今膾炙人口墓志仁宗任蔡襄為諫官遇事感激無所回撓權倖畏斂不敢干撓時有詩曰御筆新除三諫官欣然朝野盡相歡襄乃興化仙遊人也檢院抗章不懼勢要而直論新法之疏闊者為之縮頸王安石行新法時鄭俠者詣檢鼓院上章力攻其弊遂繪圖上神宗嘆息翌日詔罷青苗免役俠乃福州福清人也其言論直矣力沮濫賞不避外怨非褊心也隆平集吳育字春甫建州人章憲太后升祔真宗廟言者謂覃恩給賞力諫既而上語輔臣曰外甚怨執政宜謹之育曰臣既以身許國何避耶不由銓考封還詞頭非沽名也此其氣槩何如哉事畧蘇頌字子容泉州人秀州判官李定改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宋敏求封還詞頭敏求罷蘇頌當制奏定不由

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會至憲臺未敢具草次至君大臨大臨亦封還並左遷知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

相予久予嘉君伐則見於聖德之詩石介聖德頌汝得象殊重謹微密君相予久予嘉君伐得象乃建州人也薦賢報國莫非名士則見於古靈之藁陳襄福州侯官人號古靈先生哲宗元祐初薦司馬溫公而下凡三十三人皆節義忠正之士謂之古靈藁

受遺詒於治平之初曾公亮泉州人治平初與韓琦同輔英宗時謂可比張安世陳規模於中興之日此其忠蓋何如哉繫年錄李丞相綱字伯紀邵武軍人相高宗言中興規模當有先後之序儂智之變事勢亟矣寧死其身而不忍辱其國事畧曹覲建州人知封州儂智高反隣或勸使之去覲叱之曰吾家以忠義自將豈苟生

耶率州兵禦賊力不勝遂為所執賊諭欲用之曰犬彘敢爾耶遂殺之渡江之際國步艱矣寧死其節而不忍偷其生此其節義又何如哉係年錄劉珙建安人以忠顯公死節補承務郎益忠顯公劉韐者靖康中守真定有功京城失守敵人得之欲為將忠義不辱而死酌幽馨而起敬想遺迹而興嗟凜然起高山仰止之想如其舍是不論而縷縷功名富貴之徒特遼東之豕耳嗚呼孰知有大於此者乎益顯名於一時者不若傳道於異日有功於耳目者不若淑教於人心彼伊洛正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天下

開太平葢有與風雨晦冥流行於天地間而不可磨滅者自黨籍一嚴禁錮日久中更變故道脉如綫一傳而得游定夫胡文定楊龜山之流靈光屹立疏瀹源派碩果不食元氣復春講明經學於建炎之初培植人材於熙寧之後此三君子之功大矣游酢字定夫建安人胡安國建州崇安人楊時字中立南劍人從學伊川之門後黨禁嚴諸弟四散至高宗建炎初召楊龜山胡安國在經筵後浙閩學者皆出其門盡知性命之學再傳而得仲素五峯致堂延平晦翁之流故老道德賴此典刑晚輩學問視此模楷責權臣以尊

主攘狄之義示後人以中庸大學之教此數君子之功大矣羅仲素南劍人清介絶俗從學於楊龜山後劒浦人李延平先生諱侗者又從仲素學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晦庵朱先生從學延平先生盡得其學皆伊洛性命之學也又胡五峰胡致堂皆胡安國文定先生之子秦檜以金助胡寅省親寅謝曰顧公修政任賢尊主攘狄以開後功檜以其諷已始大惡之　此又閬中之山斗照映古今後學敢不欽於景仰哉噫雖百昌黎作歐陽序林藻作泉山銘何足形容其萬一歟見上

蜀中人材

昔我高宗之論蜀士也曰當以德行為先文章乃其餘

事大哉王言其品藻人物之龜鑑歟係年録紹興二十六年沈該進呈蜀中人材上曰蜀人多能文然士人當以德行為先文章乃其餘事　愚嘗登岷峨之山望巴江之水捫參歷井縱觀四望山川蔥鬱氣象宏富其為物也有青金丹砂之良其為人也皆光明俊傑之習然世之論者曰模寫風物有聲詞壇是蜀士之長也馳騁古今持論文苑是蜀士之盛也噫德行首科文章末技由漢至唐光映史牒能文之士固不少而碩德重望者抑何寥寥間見耶黄門奏賦飄飄凌雲似也然失節

臨卭至虧終身之大節西漢司馬長卿奏賦黄門武帝嘆曰飄飄有凌雲之氣又與卓氏因撫琴有淫奔之聲白首草元甘心寂寞固也然劇秦美新為名教之罪人楊子雲草太元又作劇秦文以諷莽作頌漢庭誇詡君臣善文辭也而彭祖喬松之語識者陋之王褒賦詩沉香笑謔風月善詩章也而騎鯨捉月之跡君子惜焉李白作沉香亭數章又後游江騎鯨捉月而死故漢之所可取者惟嚴君平唐之所可稱者惟陳子昂甘心肥遯不事王侯忠孝一言有裨風教嚴君平居蜀肆以賣卜為業為臣者教以忠為子者教以孝秉心立朝有意規諫奏

論數章皆切大體陳子昂此又表表於漢唐數君子之上尚論蜀之人材果在此而不在彼也自五季根據人物彫陋我宋混一日薰月染偉人碩德相望先後不特區區於翰墨蹊徑之末自今觀之詞賦有聲人曰范景仁之能君子曰首決大議其勇決不可及也范景仁成都人為舉子場屋有聲賦作彩霓理識勤翻來如云云注又隱作平音去之景仁不之辨後仕仁宗時仁宗三十五年在位未有繼嗣景仁上疏曰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某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心行真宗故事章十九上待罪不肯去鬚髮為白其後仁宗感悟遂立英宗君實作傳曰景仁之

勇決予所不及也著論權衡人曰蘇老泉之能君子曰辨姦未形其先見不可及也鑒表蘇洵字明允眉州人歐陽永叔一見權書衡書嗟嘆目為荀卿子又聞見録王安石名始盛歐陽修勸老泉與之遊先生曰吾鄙其人作辨奸一篇以譏之稱坡公者皆曰天下奇材不知儋耳之遊其氣可以沮金石而淩雪霜事畧王偁曰東坡斥之嶺海之外而不為之慍也稱穎濱者皆曰制策翩翩不知新法之疏其言可以質天地而感鬼神遺老傳轍舉直言極諫得失司馬公第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愆胡武平請去之上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棄之天下謂我何卒而寘之下第王介甫意其右宰相韓公曰此人策語謂

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後神宗嗣立介甫得幸急求財利轍議事而多詆介甫及青苗法行極論之　范淳夫之經學非學也色和氣柔開悟上意此其學粹矣

家傳范祖禹字淳夫成都華陽人弱不好弄博學强記范忠文每器之曰天下士也元祐初伊川謂温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尤好頤自度乏温潤之氣淳夫色温而氣柔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　其田公錫之奏議非文也憂治世而危明主後除侍中

此其文雅矣

隆平集田公錫本京兆人唐末徙蜀因居嘉州蘇越序公奏議曰自太平興國至于咸平可謂大治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絶人之資治世無可畏之防此君子所深懼也　以孝事親甘露降祥彭公乘之孝

人曰今之曾子也隆平集彭乘益州人天禧初遷集賢校理懇求便親得知普州父卒既葬甘露降墓栢上人以為孝感以廉律己上悟帝意孫公抃之廉人曰今之伯夷也孫抃眉州人皇祐中權御史中丞諫官奏抃非糾繆才抃言今士趨進者多謙退者少以善求工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趣視事抃居侍從屢久而短於進取人以為長者苗劉之變事勢倉卒張公忠獻親扶日轂洗日虞淵其功何如哉張忠獻公浚成都人高宗即位星夜馳赴劉正彥作亂公唱義師平之河南之擾人心危懼孫公昭遠忠氣激烈聞者生氣其節何如哉建炎二年金兵攻河南府留守孫昭遠戰不利其下擁昭遠南去避兵昭遠罵之曰若等衣食

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為昭遠才孫也之數君子者上則信於其君次則信於其友下則信於其人葢一世所共知者至若山顛水涯頹墻敗壁之下不逐時好不徇世禄不求人知此其清操髙節照映流俗君子尤當表而出之不阿匪人終身退藏王子思之逸節也事畧王子思眉州人廷對不避權貴蔡京知成都府舉為學官不聽後京為相遂不復仕不從偽命守節肥遯尹和靖之髙義也建炎初劉豫偽命召尹焞焞不肯因居蜀後髙宗因召居經筵張俞一布衣也力舉祖訓勸勉大臣康定中益州隱士張俞上宰相吕夷簡書閣下且舉太祖太宗之故事開

導天子之聰明云云呂夷簡謂俞所言郭元振不及何群果州一草澤也後學起敬目曰御史長編至和三年賜果州草澤何群安逸處士慶歷中石介在學諸生來者數千人群自蜀至介以為學長群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曰布衣御史嗚呼蜀士有聲於上國也久矣然在漢唐則先文學在國朝則先德行此又天涵地育之教歟不然由漢以來踵秦陋習文翁修起學宫人始知學又不專於岷峨巴江之精氣也令場屋之下歲貢傑出泉石之間芝詔屢聘則孰不為明時用哉嚴王陳李司馬揚一翁二季對相望必有續後山之

詩
陳后山見二蘇詩曰岷峨之山中巴江異人間出駭四方嚴王陳李司馬楊一翁二季對相望

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七